



中國銀壇外史

廣角鏡人物叢書

關文清著 ·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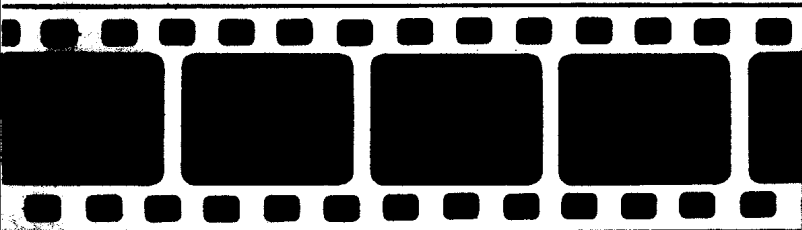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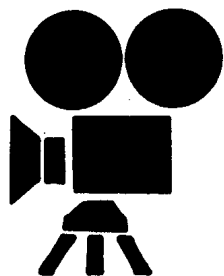


廣角鏡人物叢書

中國銀壇外史

關文清 著

廣角鏡出版社



中國銀壇外史

關文清 著

廣角鏡出版社 出版
香港莊士頓道186二樓

華風書局 發行
莊士頓道184——186號

中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BC1002
102×183 毫米

1976年1月初版

目 錄

荷李活尋夢錄

往荷里活去	3
到紐約去找經理吧！	4
選角辦事處	7
早期的美國電影事業	8
寄食「唐人街」	11
在大酒店切馬鈴薯	15
結識一個畫家	16
遷入了藝術之家	19
「將進酒，杯莫停」	23
初做「臨記」	25
碰上了施素德美	28
電影學院的生活	32
大戰打出荷里活	34
「助導·演員和廚子！」	37
《轟偵探》下落不明	40
不當演員，聊當作家	44
用平常的文字	
寫平常的事情	48
大導演葛萊夫的作風	52
黃柳霜與黃宗霑	59
美國人的迷信	63
「聲聲歸去莫多留！」	67
重遊荷里活	70
千面人主演《吳先生》	77
與美國移民局鬥法	80

中國銀壇外史

初回祖國	87
去金山掘金	88
南京劫後	89
秦淮光景	91
老幼齊集的師範講習班	94
中國第一部影片	96
胎死腹中的紀錄片	97
柳暗花明又一村	99
狀元公的「影城」夢	100
劇務會議	103
訓練女主角	105
回鄉的尷尬場面	106
民新公司與黎氏兄弟	109
香港的「銀幕街」	111
「探花第」變成製片廠	114
女明星教名流跳舞	117
攝影王青樓賞美	120
林妹妹的家世	123
孫中山紀錄片	126
廣州製片業的興衰	127
民新公司的分裂	128
默片時代兩大公司	129
羅明佑的風格	131
聲片發明後	132
《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	
在美公映	134
第一部粵語片的誕生	137

華僑的抗戰熱	141
完成宣傳任務	143
謀聯華大觀合併	145
考察歐美日影業	149
檀香山的風貌	149
組織海外聯華	153
參觀農場	155
再訪荷里活	156
參觀片場	159
華裔女子的痛苦故事	162
二十世紀博覽會	170
放蕩怪誕的表演	172
美京的商業特務	173
紐約的「影業中心」	176
R C A 的推銷手段	179
買錄音機的問題	181
買第一部錄音機	182
第一部舞台紀錄片	184
海外聯華胎死腹中	188
學阮玲玉的李綺年	191
人言可畏	192
影院的拓荒者	194
趙樹榮的出頭機會	195
編導《生命線》的志願	197
《生命線》被禁映	201
阮玲玉的悲史	203
提拔大批人材	212
請願緩禁粵語片	214
華南電影界救國熱	216

第一部份

荷李活尋夢錄

往荷里活去

我在美國學電影的動機，第一是因為我的哥哥於一九一四年在三藩市逝世，使我無法繼續求學，而我又不能做廚工或洗衣工（那時在美國謀生的中國人多數是做這兩種行業的），終身難得超脫，因而決心要學一門技藝以便回祖國後，大者可為國家振興工業，小者也可以謀取一己的生活。那時電影是新興的事業具有潛移默化的藝術功能，用來教育民衆是最好的工具。第二是因受到瑪利璧福的演技所吸引。我看了她主演的《金履緣》後，對她的成就非常羨慕。她原是紐約一間話劇院 Belasco Theater 的童星，那時她只十五六歲，飾仙杜里娜（Cinderella）這個角色。這個故事是寫一個爵紳喪妻後遺下一個孤女，他續娶了一個寡婦。這寡婦帶了兩個與前夫所生的女兒來，鳩居鵲巢，對仙杜里娜備極虐待。當爵紳外出的時候，就迫仙杜里娜替她的兩個女兒擦鞋洗衫和做家裏一切工作；進餐時要仙杜里娜旁立侍候，等到她們飽食之後，才給一點兒殘羹冷飯，讓她在廚房獨自進食。晚上睡在一間佈滿蜘蛛網的草房角落，與老鼠、蟑螂為伴。

我當時看到這裏便不禁淚下，因為我感到我的環境同她一樣淒涼和困苦。那時我是半工讀的，在一西人家裏當打雜。早晨六時便起床灑掃和為主人準備早餐，八時侍候老闆夫婦和他們的子女們受用，等到他們全家吃罷，我才收拾殘羹回廚房自用，等到洗好了碗碟才得上學。到下午放學回來就要準備晚餐，一直做到晚上十一時始得上床休息。星期六要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星期日要全屋大掃除和熨衣服。在這種處境下而看到這樣的劇情，怎不叫我灑下同情的熱淚呢！從此我變成一個瑪利璧福的忠實影迷。她的倩影深深

地印在我的腦海深處，凡是她主演的片子，我都要看兩三次，甚至夢中也時常見到她。有一晚夢見我和她身穿古羅馬戎裝在皇宮裏參加舞會。跳完一次舞便攜手步出露台。天上月明星稀，台外園林靜寂。她解下腰邊寶劍贈我；我接過手正要低首吻她的手時忽而音樂大作，我從夢中驚醒過來；原來已是清晨六時，鬧鐘在催我起床。我按止了鬧鐘，閉目回味夢境，她那瓜子型的臉孔，捲筒型的金髮，動人的剪水雙瞳，甜蜜的梨窩，實在太可愛了。我不但是個影迷，簡直已成了個情癡，（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十分愧對，但在人們青年的時候，哪個能免於「鍾情」呢？）我決心找機會見她一面，我要和她在一起工作。她無意中鼓舞了我參加電影工作，決定了我的前進的路向。

到了學期結束，我向老闆辭了工作，拿着最後一個月的薪金十五元買了一張十二元的二等車票，袋中只剩下三元，便大胆地向荷里活進發，尋求我夢想已久的新生活。

到了羅省以後，先覓一間下等旅館住下。這間旅館是日本人開的，房租每日由二角五仙到一元，住客多數是黃種人和黑種人。因為白種人對有色人種是歧視的，中上級酒店多不肯接待，且收費奇昂，不是有色人種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有色人種多數是做卑賤的工作：黑人倒垃圾，修路、開礦和掃街；日人種瓜菜、料理花園、捕魚和當家庭侍僕；中國人則開餐館、洗衣館、賣瓜菜，和當家庭廚役。每月最高薪水不超過二百元。上層的職業絕少僱用有色人種的。

到紐約去找經理吧！

荷里活離羅省約五英里，有電車可通，車費二角。在未到羅省前，我已從電影雜誌上抄下各製片廠的地



址，從中選擇較近的，就在荷里活道 (Hollywood Boulevard) 和日落道 (Sunset Boulevard) 交叉處下車。這裏有一片廠 (Vitagraph Studio)。這廠在一塊空地上 (原來是麥田) 搭了幾間小木屋作辦事處和化裝室。離這裏不遠又修了一條像鄉下市鎮的街路，兩邊以木板架設的商店，都是有前無後的，看來簡陋極了。他們正在這條街上拍戲。因是露天，又沒有圍牆攔阻，我便有機會第一次看到拍戲：十多個騎馬的

大漢，從遠處飛也似的衝進街中，分別向左右商店開槍射擊，躲在商店裏的居民還槍抵抗，弄到全街白煙迷漫，沙塵滾滾。在街的末端有座五六尺高的木台，台上站着兩個人，一個手裏握着擴聲筒向着騎士們叫喊，作指揮狀；另一個站在用三腳支撐着的黑箱子後面，右手不停地轉動箱側的把柄。有一個騎士跑到距離木台約二十餘尺遠的地方便中槍跌下馬來，那時手持擴聲筒的人高聲叫「咳」(Cut)全場立刻停止動作。我以為那個騎士真的中槍，嚇得我目瞪口呆，誰知指揮者喊了一聲「咳」以後，那個跌下馬的騎士便從地上一躍而起，拍掉身上的灰塵，安閒地走近木台。原來這是一西部片的一個鏡頭，是描寫一隊馬賊行劫一家鄉間銀行的。那個假裝中槍的是個摔下馬「專家」，他每摔下馬一次的代價是二十元，所有在劇中跌下馬的人，都由他當「替身」。有時一天跌五六次，所得酬金比主角更可觀。至於那個手持擴聲筒的就是導演，那個站在黑箱子旁邊不停地轉動把柄的便是攝影員。因為默片時代導演要隨時用擴聲筒指揮演員動作，而攝影機是沒有「摩打」的，只好用手轉動。

學攝影首先要學把那把柄轉動均勻，每轉一次是十六格膠片；其次才學較準遠近的焦點及構圖等技術。那時的攝影機每個片盒只裝二百尺膠片，後來逐漸改良，由二百尺改為四百尺，再由四百尺改為一千尺。那槍枝所用的子彈，都已鉗掉了彈頭，塞入白粉，因為默片時代沒有聲音的效果，而實彈射出又無煙火，故改用白粉塞入，射出時畫面白煙迷漫，就好像炮火連天了。

我看了許久，才到辦事處找經理，豈料辦事處闌無一人，正想轉身走出，忽有一青年跑進來淘氣地問我：「咦，你要找誰？」「要找經理。」我說。「到紐約去找吧。」「請問你們這裏請人做工嗎？」我客氣地問。「噢！我們不需要廚子，也不用洗衣的。」說罷，高傲地走了進去。他分明見我是個中國人，只

配做煮飯和洗衣的工作，我受了他這樣的鄙視，實在心有不甘，但不甘又有甚麼辦法呢？惟有忍氣吞聲地離開那個片場。

這是我進入社會謀事第一次碰上的釘子。被人藐視，一時很覺心灰意冷，但在我打算步行到荷里活道乘車去的路上，心裏想：原來電影圈的人，是這樣鄙視東亞人的。照那個青年的外形看來，絕不像個高級職員，料他只不過是個雜役吧了，因為所有高級職員都在外面拍片，而經理又去了紐約，「塘中無魚蝦作主」，他乘機作威作福罷了，我不能被一個沒有見識的人，三言兩語的衝撞就把自己所立下的志願打消。我要鼓起勇氣，繼續奮鬥下去！電影是藝術，而真正的藝術界是不會鄙視我的。

選角辦事處

懷着這個念頭，我決定往別家片場碰碰運氣。從這裏乘電車往別家片場，最近的也有兩英里多。我初到此地，未能辨別街道的方向，在電車站便請問一位在那裏候車的年約卅餘歲的肥胖的婦人，往拉斯基片場（Lasky Studio）乘哪一號車合適。她說她也是往該片場的，可跟她一起去。我見她的態度很和善，心裏十分詫異，因為剛才受那個惡少年欺侮過，和這裏的白種人打交道，已存了多少戒心，現在卻得到這個女人善意的答話，不禁又使我恢復了信心！認為白人當中也有尊重亞洲人的。在車上，她問我是否往該片場拍戲。我告訴她：我初到此地，要投身電影界。她問我有沒有照片。我答沒有。她說如果要想當演員，一定要先向各片場登記，填寫姓名，年齡，履歷，地址和繳交照片一張或數張，有各款化裝照片的更好。我說想求一份長工，甚麼工作都好，以便學習。她說所有片場職工，都是技術人員，若是初學，很難獲選。聽

了這番話，我的勇氣又消失大半了。原因是我既沒有照片，也沒有錢去映；且是初學，這樣看來我的計劃不是要落空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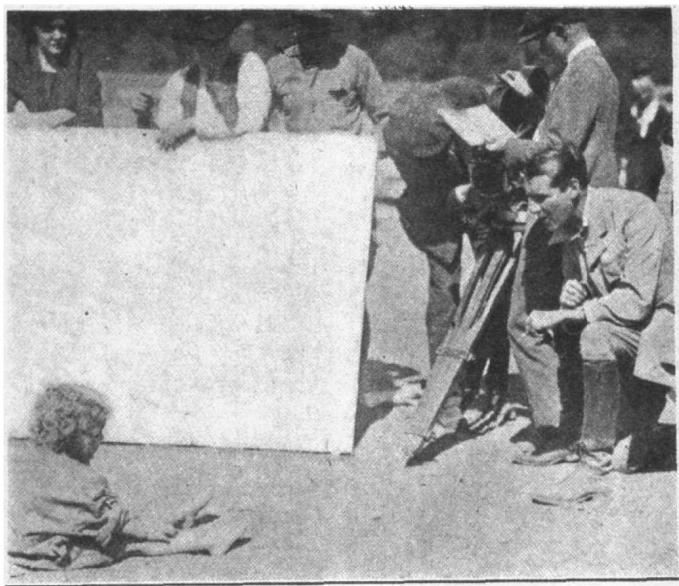
到了拉斯基片場，只見很多男女站在門外，同行的婦人叫我跟她入內，直到一間用木板隔成的辦事處，門上標着「選角辦事處」(Casting Office)的牌子。坐在辦公桌旁的男子，和肥婆親熱地打招呼，說正想派人找她。「威廉德美」的片子今天需要她演出，叫她趕快化裝。那肥婆喜形於色，並匆忙地介紹我和那男子認識，便往化裝室去了。原來這男子是選角負責人(Casting Director)，所有臨時演員和特約演員，都是由他選用的。我對他說明來意，他便叫他的助手幫我填寫登記表，可是我沒有照片。他囑我改天交來，並說等有適合我演的角色時，便通知我。

那個選角先生隨即帶了助手，拿着一張名單到門外去，向着站在門外的男女逐個注視一番，便指出當選者。他的助手跟着每人發一張憑證，並把那些人的姓名登記在名單上。原來這是在選明天所需的「臨記」，這裏每天都有許多男女來候工的，因為這種工作不十分勞苦，也不需要經驗。如果被選上，每天可得三元，並有一份午餐，包括三文治兩件、西餅兩件、牛奶一支，生果一枚。如果做到有些經驗，一旦被導演賞識，便可一躍而成為特約演員，每天就可以賺到由十元至五十元不等。那個肥婆就是特約演員，因她肥胖且外貌很甜，故此做了不久，便逐漸走紅了。

早期的美國電影事業

我是在一九一五年由三藩市到荷里活的。那時的電影業正在萌芽階段，一般投機商人，已在各地設廠，有如雨後春筍。但資本較雄厚的公司，大部份設在美東各大城市，如紐約和芝加哥等地，在荷里活設廠只

是較小型的。因為紐約是美國的經濟中心，所有的大工廠都想在其鄰近謀發展；其次，美國的文化和技術人材，也是集中在紐約，電影所需用的人材，如編劇、導演、佈景、攝影和演員在那裏徵聘，也比較容易。不過美東一帶的天氣，夏天太熱，冬天太冷，而且人煙稠密，拍攝外景困難特多，故各公司所拍的影片，多注重內景。那時還沒有水銀燈，攝影仍靠日光，陰雨和早晚都不能開拍，工作時間很短；所用演員多由舞台的話劇或遊藝班聘來的二三流人物，而有名氣的舞台明星，多數不肯降格就聘。那時的電影還是雜牌娛樂品，未登藝術的「大雅之堂」，攝製工作又受天氣限制，製片時間被拖長，成本也隨之而加重起來。這就使美東電影業的發展有所限制。



▲在水銀燈未發明之前，拍攝電影要靠日光。

至於荷里活，那時只是羅省(Los Angeles)郊外的一小鎮，荷里活道(Hollywood Boulevard)只有三數十間小商店，環近都是檸檬園、橙園和荒地。各製片廠就在這些果園和菜地上用松板圍了三數萬尺地，建築一個百餘尺闊一尺高的木台，沒有上蓋。用鐵線串着一排排的白洋布來遮蔽日光，這些布排是活動的，隨着攝製的需要而拉開或扯攏，正如沒有電燈照明時的照像館一樣，需用側光時則利用白布在佈景外借陽光反射進去；需用較強的陽光或月光從窗口或門口射入時，則用大照身鏡反射。

所製的影片多數是一本至三本，情節很簡單，一般沒有劇本，只由導演寫了本事和一份分場表，便可開拍。所用演員都是新手，薪酬甚微薄，故事的取材也很狹窄，不外西部片和胡鬧的滑稽片。因為荷里活的天氣好，一年四季不冷不熱，天氣晴朗的時間多，下雨的時間少，沒有煙霞陰霧的影響，而且附近百里內有高山、有森林、有沙漠、有河流、有海洋、有農莊，是拍攝外景最理想的地方。如西部片描寫歐洲殖民，到美洲後的鬥爭過程，這類影片可以完全不用佈景，演員在農莊及山林間互相追逐，便可以拍成。只要攝製的畫面清楚，打鬥緊張，便算得上一部好片了。

至於胡鬧的滑稽片也很少用佈景，在公園或街巷中，便可以拍出許多引人發笑的鏡頭。例如差利·卓別靈初期的獨幕諧劇(One Zeel Comedy)其中一部的劇情是描寫一個工人，星期日沒有工作做，他早就約好了愛人外出談情去，他在路邊摘了一朵野花，施施然跑到愛人的後門，四面張望，不見愛人，於是把手指插入口中，作吹口哨狀，接着他愛人聞聲由後門走出來，差利把野花送給她。他的愛人不勝歡喜，於是恩恩愛愛地漫步到公園去。公園裏有賣糕餅的攤子，差利充其闊佬，拿出銀幣五仙，買了一件糕餅給愛人吃，自己卻只把拿過糕餅的手指吮個不停，隨後覓得一處寂靜的樹陰坐下，唧唧我我地談了一會兒，正在

情不自禁地傾身要吻的當兒，忽然出現一名長腿警察。這警察原來就是他愛人的父親，他不高興他的女兒和一個窮漢子談愛，就用軟膠警棍，出其不意地向差利頭上一擊，差利應聲倒地。警察拉着女兒回家去，行不上幾十步，差利復甦，一眼看見愛人被警察拉走，急忙追前援救，追至糕餅檔前，順手拿起一塊拳大的糕餅擲去，不料擲不中警察，反而擲中了自己的愛人，弄到愛人滿面鷄蛋糊。警察大怒，捨了愛女，轉而追拿差利。由是互相追逐，有如小孩子捉迷藏，橫衝直闖，衝散正在擁吻的情侶，在大街上從電車前跑過，又在一間士多門前把一個體重數百磅的大肥婆撞倒，隨後在一小巷中又撞倒一個正在被警察追捕的劫賊。差利誤認那劫賊是警察，拚命和他糾纏。這時追賊的警察趕到把賊扣上手鐐。那時他愛人和她的警察父親也追到，追賊的警察向差利道賀，說這個賊是懸賞萬元緝拿的，叫差利到警署領獎。女父見差利是個捉賊英雄，且已富有，遂無條件把女兒嫁給他。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一幕諧劇至此結束。

像這樣簡單的劇情，當然可以不用劇本，不需要職業演員，不需要佈景。甚至不需要片場也可以拍成的，而成本當然比美國東部製片廠的出品輕得多。

那時電影院還很少，即在五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亦不過三兩間而已。一場戲約在一個鐘頭左右就可演完，其中主要片約三本，輔片兩本（普通是一本諧片，一本西部片或風景片）合共五本。票價是首輪院二至四角，二輪院由五仙至二角。放映時間約由正午十二時起至晚上十一時止的連環場，觀眾可以隨時買票入座，離場遲早，悉聽尊便。此種連環場制度，美國至今仍因循如故。

寄食「唐人街」